

不竭的先锋精神

韩东退休，「作为诗人、作家的韩东永不退休」



诗人、作家韩东 江苏省作协供图

“诗人中的诗人” “小说家中的小说家”

十年没在江苏参加作家研讨会的李敬泽向韩东表达敬意和感谢，“因为作为同时代人，共同经历了八九十年代，进入新世纪之后，在文学生涯的有些阶段还是受到了韩东的启发和影响。”接着，他的发言将“韩东诗歌创作研讨会”变成了“韩东创作研讨会”。

“我至今记得九十年代初看到《同窗共读》系列短篇时，有一种被刺激到、被震撼到的感觉。”李敬泽说，回顾中国文学自1980年代以来的变化，尤其在1990年代，韩东是小说思维、观念、语法变革的一个重要的发动者，一个发明家。他所变革的绝不仅仅是小说的艺术观念，还启发了我们对转型期复杂经验的表达和整理。

李敬泽回忆说，他和韩东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段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那时候他在《人民文学》做编辑，主持小说版面，韩东对他的工作有很大的支持，经常会给他寄稿子，九十年代一些很活跃的小说家也都是通过韩东和《人民文学》建立起了联系。

李敬泽将韩东比作“小说家的小说家”：“这样的一位小说家，永远有着一种不竭的先锋精神。这么多年来，无数中国作家对于文学如何面对现代生活与现代经验做出了不懈的探索，韩东的探索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

“1997年我第一次来南京，和韩东在先锋书店见面，一帮朋友在那儿吃饭，历历在目。”李敬泽感叹地说，“现在，一转眼24年过去了，韩东退休了，但作为诗人、作为作家、作为艺术家的韩东，永不退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认为谈论韩东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但也是难度很大的话题。难在哪里？因为韩东早就进入文学史了，而韩东在九十年代以后持续创作，体量越来越大，批评界和当代文学研究界却没有做出充分的讨论。

“再就是，我认为韩东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努力超越或者溢出世俗规范的作家，这一点让我们对他产生由衷的敬意甚至敬畏，但在处理的时候是有难度的，就是你如何化解掉、综合掉他的文学创作和所谓的世俗规范之间的错位？这也是一个难点。”

张清华认为，作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韩东担得起“诗人中的诗人”这个称谓：“他是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诗人。我们读韩东的诗，不仅接受了一篇篇文本意义上的诗歌，还深受他生命观和认知方法的影响。当代中国诗歌解构主义的实践确实是从韩东开始的，



还有平民主义的价值观、口语写作的倡导也是从他开始的。”

“对于韩东的认识，我觉得知人论事还是有效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说，就像《妖猫传》里面空海对白居易说的“长安遍地是诗人”一样，曾以审美挑衅者面目出场PASS“朦胧”诗人的韩东，在今天遇到的就是一个“遍地是诗人”时代，但韩东身上既有李白也有白居易，他个人从李白的时代写到了白居易的时代。

“韩东是参加诗歌节最少的诗人。他每天的日常是带着饭盒到工作室进行一天的写作，是喧闹火热文学生活的边缘人。所以我们读韩东的诗歌，不能是‘诗人意义上的韩东’，而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韩东。正如他在《这些年》和《一些人不爱说话》中所写的那样，他的诗歌确实是他这样一个人。”何平说。

诗与真的典范 成功克服“中年危机”的诗人

韩东曾无奈地表示，《有关大雁塔》之后，他的诗歌写作似乎再无意义，由此知道“代表作”的有力和可怕。在研讨会上，每个席位都放着一本韩东的最新诗集《奇迹》，它收录了韩东近一两年来创作的125首诗歌新作。

在张清华看来，《奇迹》充满了太多的悲凉，因为处理了太多生离死别的情感。但是诗人刻意压制了抒情的倾向，把自己逼向了刻意表现残酷的“真”这样一种死角。对于衰年的感喟，韩东的处理是隐忍的，加了很多的反讽，不动声色的自嘲，还有更多内在的宽恕和悲悯，这种处理是非常适度恰当的。因为一旦掌握不好就容易写酸。“如果我们不想把诗写酸就多读韩东。所以归根结底，韩东是一个诗与真的典范。”

在诗人、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眼中，诗集《奇迹》中有一个关键字——“看”。“看”的意象如

此之多，如此动人，它是一种强调，是对真实的追寻与肯定。在他这里，诗歌的艺术变成了一种‘观’的艺术，所以他的诗中有一种罕见的绘画感和叙事性。最有代表的是《梦中一家人》，‘最好的生活已经过去，我领你去看这梦中一家人，油灯虽暗，亮堂的是他们的心’。众生在‘看’当中得到了复活。当你关注，当你在‘看’，那是一种爱的行为，诗变成了爱的产物。”何向阳提到，韩东特别喜欢法国的思想家西蒙娜·薇依，“一种绝对的冷静，一种观察者的身份，这是韩东作为一个诗人的追求，我对这种追求表达敬意”。

“中国诗人有中年危机，无论是徐志摩还是闻一多，入选选本的都是他们二三十岁写出来的作品，基本上属于青春写作。”诗人、《扬子江诗刊》主编胡弦说，韩东属于成功克服中年写作危机的诗人，他还在进化。“比如《奇迹》这一首，写的都是日常生活——‘推门，带着风，阳光同时泻入。所以他是亲切的人，是我想见到的人。’他的转换特别自然，韩东靠着他的诗歌才能，把日常的事实变成了诗歌里的一种事实。”胡弦说，“西方有一句话是小事上的神灵，我觉得韩东的诗就写出了小事上的神灵，一说到神灵就没有小的，都是大的。”

诗人、苏州市文联副主席小海认为，韩东之重要在于他让诗歌回到了生活。“1980年代我们接受的文学概念是‘提炼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韩东不是，他把诗歌拉回生活，不再俯视生活，不再宏大叙事，他觉得诗人是人群中的一员，他回到了基本的人性和基本的七情六欲。这是巨大的扭转。由此我们可以说，好的诗人是有世界观的诗人。”

“韩东舍弃的可能正是一些人趋之若鹜的”

当日的研讨会上还有一排特殊的亲友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苏童、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叶兆言、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李小山、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毛焰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原社长黄小初，都以韩东亲友团的名义坐在一旁，各自回忆起与韩东的相识相知。

黄小初说自己知道韩东的名字时还在读大学，第一次见到韩东是198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见小海在韩东家，那时候韩东家已经高朋满座了，我和苏童到了以后就受到了韩东非常热情的款待，吃到了此生最好吃的桂花鸭，就是桂花季节的老鸭”。“韩东是一个比较清贫的人，”黄小初说，“作为一个在写作上取得如此成就的人，还保持着一种清贫的生活状态，一定是舍弃

了某些东西，这可能正是一些人趋之若鹜的东西。”

苏童与韩东因为封新城的一封信而相识，那是1984年，韩东已是著名的诗人，有一天他骑着车穿过大半个南京城去韩东家，结果扑了空。“我认识韩东的时候，他已经在酝酿着写小说了。关于写小说，我们一直在相互帮助、相互成长。”苏童说，韩东喜欢在洁净的场域里写作，“哪怕是一张桌子，他希望能干干净净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一种象征，有喜欢韩东的，也有不喜欢韩东的，但是大家都认为韩东的写作非常干净”。

叶兆言说自己与韩东的关系更多还是“亲”，因为天生就认识，他和韩东的哥哥有记忆起就在一起玩，走上文学道路也和韩东的哥哥有直接关系，那时他们一起搞了一个刊物，他还从北京带来了好多作品，后来韩东走上写作的道路可能跟这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绝对。叶兆言认为韩东最大的优点就是做人不俗。他希望年轻人如果向韩东学，还是要多学一学为人的那种不俗，“有诗人的气质比诗更重要”。

毛焰说，他到南京没多久就和韩东一起玩，玩了很多年。这几年又和韩东共职，几乎每天都会谈论文学、诗歌，“韩东可能就是随便聊聊，但对我来讲特别过瘾”。

李小山称韩东“韩二”，“这样比较亲切，我们亲友团就是韩二的娘家人，娘家人听到外地来的嘉宾给韩二这么多的赞扬，特别高兴，这样的赞美希望来得更多一点，因为韩二配得上”。

南京、江苏乃至全国 至今受益于这样一种传统

“到现在为止，韩东仍然是中国当代诗人和当代作家中能持续性地对青年作家、青年诗人产生影响的文学形象。无论是南京、江苏乃至全国都很难找到这样一种形象，包括他的作品，他的文学主张，他这么多年一直带领充盈着青年亚文化特征的作家艺术家群体，这都是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他们’建构的一种传统。”青年批评家、《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说，“我自身也很深受受益于这种传统。”

“江苏的文学界是真正爱文学的文学界。”张清华说，“能有韩东这样的诗人，韩东能够在江苏这样的文学场域、文学生态当中出现，也能够这样一个文学场域和生态中受到尊重、受到理解，我也算是韩东的同道人，觉得非常欣慰。”

“不习惯，也不懂规矩，但它给了我一次感谢的机会。”对于人生中的第一场个人研讨会，韩东说，“这么多年来，写作这件事得到了各位朋友的帮助，我对帮助过我的人都记得很清楚，谢谢大家。”

谈及诗歌，韩东不改诗人本色：“我们这一代用现代汉语写作的诗人，确实抵达了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这里的主语不是我，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其中有两个因素，一是现代汉语的成熟，二是一种世界意识。什么是世界意识？世界意识不是地方意识，不是中心意识，也不是唯西方意识，而是自自然然地‘在世界中’。你是整体的一个局部，并不和整体发生冲突。不是对立、对比、竞争的意义上才能确立的那种存在。就诗歌而言，这两点是一代人能取得长足进步的原因。”

“我们开了一个成功的和愉快的研讨会”，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作会议总结说：“对韩东个人而言，这个会也许没那么重要，但是，对我们江苏作协来说，这个会很重要。江苏是文学的沃土，自然也是诗歌的沃土。韩东这个人、韩东的文本、韩东的诗歌精神、韩东的诗歌美学，包括他作为诗人的个性气质，都是非常宝贵的。为了我们江苏文学的未来，尤其是诗歌的未来，我们就必须把韩东研究这项工作做好，并深入下去。”